

雪米莉 著

大火拼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04441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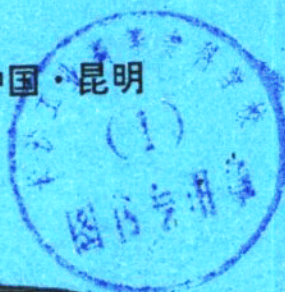
232423

大火拚

雪米莉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中国·昆明



新稿发行

保证独家



(滇)新登字 058 号

责任编辑:逸明

封面设计:章大

大火、拚

雪米莉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云南楚雄新华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8.5 字数:200 千字
一九九二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二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1—10,000

ISBN7—222—00448—3/I·175. 定价:4.80 元

内容简介

“彩蝶”集团最初是规模较小的黑帮组织，数年间在其神秘首脑的指挥下，迅速发展成为以心狠手毒、无恶不作著称的大型国际恐怖集团，又吞并、排挤其它帮会而控制了所有的各行各业。正当其春风得意之时，一个代号“金蜂”的集团有预谋地对其发动了全面攻击。数天内，“彩蝶”集团的大部份赌场、妓院、毒品运输线均被摧毁，无数骨干分子暴尸街头，“彩蝶”集团也立即投入了疯狂的反击行动，从而使整个都市陷入了腥风血雨的惊涛骇浪之中。

反恐怖组织派出以高强、费丽为首的扫黑小组，渗透到两集团中卧底调查真相，欲将其一网打尽，但最后结果却匪夷所思，给世人留下一个难解的谜……

本篇雪氏新作怖局巧妙，情节绵密；读之如入神秘丛林，如履无际瀚海，目迷神夺最高的精神境界，诸君不可错失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： 神秘帮主
- 第二章： 出现危机
- 第三章： 全面瘫痪
- 第四章： 疯狂反击
- 第五章： 腥风血雨
- 第六章： 渗透卧底
- 第七章： 难解之谜

第一章 神秘帮主

他从昏迷之中醒过来，就感觉到那剧痛。

这剧痛是来自脚胫上，痛到使他大叫一声。他以为脚胫是给一只什么怪兽咬着了，或者是碰着了什么，也许叫了一声，就可以避开，而停止痛苦。

但是那痛仍然继续，使他叫个不停。

他的脚胫骨象是给什么硬物夹住了似的。

他的痛使他忘记了自己是在怎样一个地方，一时也没有空去想。

他要伸手去摸摸痛的地方，却不容易，因为他是伏在地上——一片泥地，如此他的手就不容易伸到脚胫的所在。他必须先翻转过来才行。

他极力咬牙忍着，要爬起来，但是一动，脚上就更痛，使他又大叫了一声。他的胫骨是不是碎掉了呢？他极力抬头，扭转去望自己的脚部。在闪闪的红光之下，他可以看到原来他的脚胫是给一只金属的箍箍住了，这箍有一条铁链系住，系在一块石头上。

他已停止了叫喊，因为一个人总是有若干程度的适应能力的，他已开始稍为适应那痛苦，就不再叫了。

而且，就是叫也没有用处的，叫就更痛，挣扎也更痛，只有暂时既不走也不动。

而这时他才开始明白，那红光并不是因为痛苦形成的。

他是在一个红光闪闪的地方。这里是一个地洞，周围都是怪形的岩石，红光闪闪就是来自那些怪形的岩石后面。

忽然，火舌从一块大石后面一射而起，又降回去了。

有火，是火造成的红光，而这里又是非常之热，地面也同样是很热的。他难道——是已经到了地狱里了？

他必须转过来，他是可以转身的，因为那铁链是可以扭动的，他只要使铁链扭一扭，就可以转过身来了。只是铁链的重量牵制着，以及脚上太痛，使他难以转动而已。

他小心地，尽可能向后退，退到他的手可以扶住自己的脚，然后就转过身来，如此，他的脚就不会受铁链的牵制。

不过，这样，他仍然是又痛得大叫一声。

不行，无论如何，他必须解除脚上的痛苦，才能够去想其他了。而他此时已经坐了起来，他可以看到，痛苦果然就是来自那只金属的箍，这箍是英文字 U 形的。开口处较为窄小，而有一根长长的螺丝穿过。这螺丝上有一只螺母，把螺母向内扭，那 U 形便给推得窄了，就夹紧他的脚胫骨，而这时螺丝已经扭到很尽了，因此把他的脚胫骨夹得非常之紧，但幸好没有夹碎骨头。

他仍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，仍然忘记自己怎么会在这里的，也没有企图去呼救，似乎，他下意识地知道是不会有入救他的。

所以，他暂时仍是集中精神去把脚上的痛苦解除。

假如他把那螺母扭向外面，扭松了，那 U 字形的金属箍便也会放松，而他就可以解脱痛苦了。只要再放松一些，他便可以使他的脚脱出来。

但是他如何能把这螺母扭松呢？这件事情是需要用一把钳子才能够做到的。这样想着时，他已经伸手去扭那螺母

了。

螺母本来是不难扭的，但是要看是怎样的情形之下。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则是不容易，因为螺母扭得紧紧的，而那个U字形的箍两个开口是向外弹开的，因此它也正在受到很强大的压力，而螺母也受到很强的压力，便不容易扭动了，他的手指无法去把它扭动，因为手指扭螺丝，是很难发力的。普通所受压力，或者所受压力不大的螺丝可以扭松，但是所受的压力如此大，则是要用钳子才能够扭开螺母。

他没有工具，只有极力用拇指去扭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扭得动，实在太紧了。他的手指用力到快要皮破血流了，而每一用力，他的胫骨就更痛一些。

他知道他是不可能就这样用手指把那螺母扭下来了。

于是他放弃了，伸手向旁边摸索着，抓起了一块石头。用石头去把这东西敲开？这样，他岂不是要痛死了吗？在他能够把这东西敲开之前，他的胫骨亦非碎掉不可。

于是他改变了计划。

他用一块石头把那金属箍的位置敲得移动一些。

他敲了一下，人就痛得差点晕了过去，忍不住又大叫起来。不过，痛苦略为减退一些时，他又再敲一下，那箍慢慢移动了一些。

他是非要这样做不可的。他并不要把这个箍敲开，而是把这个箍敲得移上一些。这是因为，脚胫之上的那一截脚是细得多的，只要把这个箍敲得退了上去，就只是箍着，而不是夹着了。这样他的痛苦就可以解除。自然，他这样，是一定会把脚胫部份的皮肉也刮去了的。但是这样也好过尝受被夹的痛苦的。

他再敲了一下，又痛得尖叫起来，痛到他实在不想再继续下去了。不过，他停止下来的时候，仍然是痛，既然反正是痛，他也是要继续下去了。

这个角度是相当困难的，他不能够太用力，假如是把那个箍向下敲，那是容易得多的，但是敲向上而来，则是很困难的角度，不容易用力。

不过，他还是咬紧牙齿，运用了最佳的角度，一连敲了三下。

这一次的痛苦，就真是非他所能忍耐的了，他大叫着，就晕了过去。他也不知道晕了多久，不过应该不是晕了太久。他终于醒过来时，脚上仍痛，不过已经没有那么痛了。

因为，那个箍现在已经不再是夹着他的胫骨，而是退了上去，套在那个较细的部份。

于是，他的痛苦就渐渐减轻了。

这使他知道他的胫骨果然并未碎裂，否则的话，他的痛苦就不会那么容易减轻。

他的胫骨的外皮已经擦破了，正在流着血，但这也算是小事了，虽然破伤风的可能性是有的，但是不高。

他仍然是喃喃的咒骂着，开始活动这只曾被夹住的脚。胫骨是一个转动的地方，一个关键，在被夹紧之时，他无法知道他的脚受到了怎样程度的伤害，但是现在，他可以动了，他便也可以知道了。它的扭动告诉他，它是并无大碍的。它可以行走。

他大声叫起来，吐出极尽侮辱之能事的话，希望把一个人叫出来，因为，这个地方可能有人守着的，他即使能脱出了这个铁箍和铁链，也未必逃得出去，所以他就不想浪费这样的功夫，而是先把这里的人叫来，看看他们究竟是要什

么。他并不相信自己是死了，也不相信这是地狱。虽然这是地狱的布置。但是又没有人出现。

他所在之处相当之热，但可不是热到无可忍耐，他在地面上躺了下来，松弛一下身子，享受着那痛苦渐渐减轻的舒服。经过了被铁箍夹紧的那种痛苦之后，皮肉擦破了的痛苦，实在是微不足道。

而这时，他才有机会感觉那头痛，那是昏迷之后醒过来时必然会有的头痛，他真希望他能够有一杯水和两片阿斯匹灵，阿斯匹灵可以止头痛，而那热再加上先前的痛，使他出了太多的汗。

他闭上眼睛，极力回忆他在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，这一时之间也是不容易，他相信他是给人用某种药物麻醉以致昏迷了，所以他给这样摆布，脚上给这样夹住也没有醒过来，直至药力过去之后才能醒。

而通常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一个人是很难记起在昏迷之前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的。

他的记忆，在很努力集中精神之下，也渐渐回来了，他记得他是在夜间潜入一间屋子，他是奉命执行一件“任务”，而这件任务使他到了这间屋子来，他爬过了有防盗电线的花园墙头，并且能够避免触到那些电线，使屋中人并不知道而进入园内。

跟着，他便进入了那完全没有灯光的漆黑的屋中。

跟着，他就踏着了机关，地板原来乃是机关，当他站在地板的中央时，地板忽然整块跌了下去，就如一扇很大的门，向地下开下去，除非他是一个能够飞的人，否则他是无法脱身的。

他不能够飞，于是他便跌下去了。

这之后他便没有了记忆，他一定是在跌下去时跌晕了。但是，是跌在一个怎样的地方呢？假如会跌得他晕了过去，那他的骨头一定会有些受伤，起码触地的地方会是伤了或者很痛的，但是又并没有如此。

似乎他是这样一跌就跌死了，而他就到了地狱中了。他正在地狱中受刑。

但是他不肯相信是这样，他觉得自己是仍然活着的。

他又坐了起来，大声的骂，声音在周围回响着，这使他知道，那个看来是漆黑的“天空”，实在是一片黑色的天花板之类，能够把他的声音回弹下来。

“好呀！”他叫道：“你们不回答，那我就自己来了。”

现在他的脚已经不痛，其他的辛苦，对他来说算是小了。于是他就拿起石头，在那铁链上敲。铁链的一头是嵌进了一块大石上的，而有这铁链牵着，他是走不开，于是他第一步就是要把这铁链敲开。

本来此时，那只箍的开口处那螺母是已经可以用手指扭动的，但是这却没有用处，他可以看到那个开口处是很窄的，虽然他的脚骨最细的地方仍是不够滑出来。看来这东西是用一件工具扳开，使开口张大了之后才套到他的脚上的。他没有这件工具，因此他就要敲开铁链。

铁链搁在一块石头上，另一块石头敲下去。铁链总是一环一环构成的，每一环都有一个接口，只要敲到这个接口张开了，就可以脱出来。这件事则是不难的，因为石头也是硬的东西，一下不行就敲第二下，第二下不行就敲第三下，要把铁链敲断是不容易的，但是敲到扭曲则是并不太难。

这样敲了一阵，他集中力量去“攻击”的那一环果然就开了。他把这一环解了出来，他便不再是被牵住在那块大石

上了。那只箍仍然是在他的脚上，还是拖着一段短短的铁链，但现在他是可以自由离开了。

由于脚胫上的皮肉给擦破了，有这箍箍在上面，走动起来磨擦就很痛——现在胫骨的痛已没有了，这痛他又觉得是相当严重的了。他也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衣服撕下来，塞进那箍的缝内，隔住了磨擦，而且事实上亦把那箍稳住，使之不再发生磨擦了。

这时他才想起他的身上也是没有多少衣服，只是下身一条短裤，上身一件汗衫。脚当然就是赤着的。因为汗衫撕了下来用以塞住那个箍，他就变成是赤着上身了。

他向这“地狱”的边缘走去。

那些石头后面吐火的地方，应该就是边缘。

他走着时，看到火舌从中间射起来，烟雾弥漫，而且此时他方注意到声音。一阵隐约的“隆隆”的声音，其中也似乎是夹着一种自远处传来的惨叫！

哼！这样的鬼把戏，用来骗谁呢？

火舌又射起来，消失了，剩下烟雾渐渐散去。他看着烟雾散去，忽然呆住了。

因为在烟雾的后面出现了一个非常美丽——至少是身材非常好，因为在这样的光线之下，面貌是不容易看得清楚的——的女郎。她全身赤裸的，正在向他招手。

“喂！”他叫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向他招手，却又一面向后退。

她是一面在向后退，然而她的身子却是一面在变大起来。边退却边大，而且一直大到比正常人大了一倍。简直是一个巨人，会胀大的人？这一定是幻象！

“喂！你！”他对女郎叫道：“我有话跟你讲！”

她仍然招手，忽然，一堵火墙射上来，把她遮没了。跟着火不见了，留下来的烟渐渐散去。烟散尽之后，她的人也不见了！

他到达了边缘。那下面就是一条火坑。这个地方，显然是给一条火坑围住的，那下面都是烧红了石头，热力升上来。

火坑的对面却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岸，只有红红黑黑的空间，没有远处，似乎是无尽的空间，连站立的地面都没有，但刚才那个女郎却是出现在对面的。

这真是很象地狱的场面，假如碰到的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，那就会以为自己已经死掉了，降下地狱中了，或者甚至是正处身于一个噩梦中。

但是这个人显然并非那种没有头脑的人，当他肯定了这个地方不是地狱，而他也并不是在做噩梦的时候，他便作了一个反面的肯定，那就是，这个地方是一处人造的布景。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。也因此，火坑的对面，那似乎是一片虚无的地方，也就是人造的布景。一定是的，世界上——地球上并没有无尽的空间，只有望向天空，才可以看到这样情景。刚才那个裸女，为什么她会如此容易消失呢？更重要的就是，那个女郎，怎么会一变变到真人两倍那么大呢？一定是一种幻象。她很可能根本就是放映机放映出来。而这样，那么那一片虚无，实在也是银幕之类而已。总之也是布景。

“喂！”他又叫道：“别开玩笑，你们再没有人出来，我就要冲出去了！”

头顶上的光线有所变动。他抬起头，看见头顶上的那一片虚无之中也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，那是一只非常之巨大的眼睛，就象一艘巨大的飞船似的。这只眼睛——只是一只

巨大的眼睛，没有其他的五官——霎动一下，眼睛转动着，注视着他，然后忽然之间又不见了。

是一只“天眼”？

他仍然不相信。刚才他都不相信那个女郎是真的，现在他亦不相信这天眼是真的。这显然也是一种人工制造的幻象。这也是有如刚才那个裸女一样制造出来的，并不难。

“好了！”他叫道，“你们不出声，那我要用我那一套了！”

他已经想到了一个离开这里——或者应该说是破坏这布景的计划。因为他相信逃脱仍是不容易。他起码要显出一下自己的威力。

于是他拾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，向火坑对面大力掷过去，掷进那一片“虚无”之中。

果然，那并不是虚无，而是一大块巨大的玻璃。石头击在上面，真相就显露出来了。那片玻璃“哗啦”一声破了一个大洞，他可以看到玻璃的后面有灯光。那里有些摄影及打灯光的器材之类，就象是制片场里一座影棚的一部分似的。

“哈！”他得意地叫着：“你们骗得了我吗？”

他继续拾起石头掷过去，使那个玻璃的破洞越来越大。没有错，那玻璃后面，果然乃是一座影棚之类的建设。

这个洞够大之后，他就不再掷石把它扩大了，而是向对面的地面掷去，这是为了他的石头可以把地面上那些玻璃撞开。他用余下来的汗衫把赤着的双脚包裹起来。

跟着，他退后几步，然后再忽然向前冲去，便一跳跳了过去，穿过那玻璃的洞，落在对面的地上了。

他后来掷过去的石头已经为他开了路，有一块地面是没有碎玻璃的，而他的脚又有汗衫包裹住，即使那里仍留下一些细小到看不清楚的碎玻璃，也是伤害不了他的。

他这样逃出了地狱。

然而正如他所料的，这样并不就是表示他已经安全了。他落在那里，到了对面，才真正有机会看见周围的环境。

他又看见了刚才那个女郎。她现在已经不是裸体了，而是穿着一件豹皮的两截泳衣，很有原始的野性味道。

不过她手上拿着的那件武器则是并不原始的。那是一把轻机枪，这轻机枪就正对着他。

“喂！你在开玩笑！那又是一件什么道具吗？”他说。

她的回答就是扳动机枪，轻机枪吐出火来，他旁边脚下的地面火星迸射，有些石头爆开，而后面那已碎掉了的玻璃碎得更多了。

这不是一件道具！

他连忙僵在那里，身子一动也不动，因为在这里是没有可以逃避躲藏的地方的。他只有不动在那里，表示绝对的降服，一面小心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！”

他是非要降服不可的，因为她只要把枪口的扫射范围扩大一点，不只是射旁边，那么她的枪弹就足够把他射为两截了。

这样空旷的地方，他是很难不被射中的。

那个女郎并没有表示接受他的投降，但是亦没有继续开枪，她只是冷酷地看着他。

而回答他的显然不是她的声音，而是来自一架扩音器的，而且是一个男性的声音。这个男性的声音说：“好了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太聪明了！杀他！”

“不——不要！”他惊惶地大叫着：“不要！”

这真困难，假如是她自己做主，那他的求饶是会容易些，但是，现在她却是奉命而已，下命令的却是一个他求不到的人，而且很显然，她奉命的可能性，是多过接受她的请求的可能性的。

果然，她又扳动了机枪。轻机枪吐着火，枪口向他摆过来。他连忙向地面上一扑，伏倒下来。但是他知道这也是不大有用的。太迟了，而且也不可能找到掩蔽物。

他只有闭上眼睛，准备忍受他快将感觉到的痛苦。

枪声十分刺耳，后来终于停止，就使他觉得非常之静，静到难以令人置信。

而且他亦没有任何痛苦。

没有痛苦？轻机枪向他这样一阵扫射，他也没有痛苦？他慢慢地抬起头来，看见那个女郎仍然是拿着轻机松对着他，而脸上此时却露出了笑容。她的手指又在枪掣上一扳，枪就响起来了。

轻机枪的枪口又一阵吐火跟着枪声又停了。

他忽然明白了，因为，他身后就是那大片的玻璃，然而他却听不到有玻璃碎掉跌下来的声音。轻机枪扫射过去，玻璃也不会碎掉而跌下来？因此，可想而知，这个女郎所射的，实际上是空弹而已。

真弹已经射完了，她向他射的乃是空弹，不是实弹。

给这样一吓，他真是几乎死去了，他还以为自己是一定会射成两截。他爬起身来，身上果然并没有血，没有子弹洞。

他微笑道：“我早知你是在跟我开玩笑！”

他向她走过去。一个美女，和他开玩笑，太美妙了，但是，她的脸上的笑容却又忽然收敛了，他看见她抓起另一把

手忙脚乱，对……又使他大吃一惊，变得满头大汗了。他叫道：“喂！喂！不要！”

但是她又再放枪了，而这一次，他是中弹了。

他可以感觉到胸部一阵麻痹，连忙伸手要去摸，却摸不着，因为他的手已经提不起来，而他低头去看的时候，亦看不到，因为他的视线已经模糊了。

当他的头一低下去，就已经提不起来了，就这样倒在地上，而人也渐渐陷入迷糊状态之中。

他最后所想的一件事情就是：他就这样死去了？死的感觉就是这样的？那么他死后又会不会是进地狱去呢？真正的地狱，又怎样的呢？

想到这里，他就不能再想下去了，他的思路已经断了。

而当他醒过来时，他发觉假如这里是地狱的话，那么地狱就是一个相当可爱的地方了。因为他是躺在一张豪华而舒服的床上，一间布置装修得很豪华的睡房里，而他这一次醒来，连头痛都没有了。

他的身边坐着那个向他开枪的女郎，身上仍然是穿着那一套豹皮的的两截泳衣。她正在对他微笑。

他立即坐起身问道：“我在甚么地方？”

“这里是天堂！”那个女郎微笑。

他毫无困难记起他“死”前的事，但他仍不相信。他说：“别胡说八道吧！我没有死，假如我死了，你就不会与我在一起了！”

她的在场，就证明了他是没有死去的。

她又微笑：“与我一起，在这样舒服的地方，还不是天堂吗？”

那亦即是说他果然是没有死去了，她讲的天堂乃是人间